八編類纂

觀第此篇性可無案論不置只是不同意只是强同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眞儒者仲舒首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爲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子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

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
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
績仲舒發揚之力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
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頴達
等譔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其閒不能無繆
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
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

穎達會諸儒臣譔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歐陽修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在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九經正義所載既博

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由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今後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

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猶賜也]糜粥[糜亦粥也]飲

食。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

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

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

袒[袒衣]而割牲[制牲體爲俎實]執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酳[食畢以潔

冕而總干[總持干盾立于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蟄而始出者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者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服都紵大

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五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上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崇師儒以重道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

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
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
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微戒書於席之四

端銘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愆不忘。
殷監不遠。視而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口。口
生垢。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
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
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用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以上尊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
呼哀哉尼父。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卽拜奠於祠前

宋眞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鞾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臣按宋眞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揖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鞾袍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爲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𦗟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旣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

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也

臣按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諡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麀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眞宗加聖諡以至聖似矣然僞作天書聖道如何 以上與崇先聖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

翼其惡黨以爲自已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
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
仁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力踐深探
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
明辯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
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
奬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爲世罪人豈宜從祀景定二年皇太子言
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

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
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
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元文宗加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
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于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祭先聖先師焉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尭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可與卿祀龍門發並堂不朽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

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

何足道哉 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小曰羔大曰羊也羔羊之皮所以爲裘素白也絲五紽以絲飾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於家自公從公門而出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臣按先儒謂此詩爲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緇衣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上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邢作孚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氏傳云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成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矣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二紀（十二年曰紀）世（父子曰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般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邇王室其無虞虞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徵而四方爲之驚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勛勦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厥躬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鄭子產為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
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
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上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同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褒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覩欲天下覩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厲也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

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鄉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者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黃霸爲潁川大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用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

臣按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爲顯官哉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荊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

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背行春到來陽縣民有蔣均與其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朞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任延爲九眞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郎造爲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何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清河王勵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

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開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通假借士庶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秉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敎化役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趙德秀才沈雅專静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學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自此潮人日趣文學立祠祀之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樹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

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
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爲郡獨能禁之今此
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
爲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並坐其舉
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
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
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

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余仲寬宰歙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歙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十計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爲甚請自今有除爲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間並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善也慝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病也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明也）善癉（病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爲盜竊屢犯不入者則異其門而以爲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殊厥井淵獨此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以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屬見而聞之寧不惕然悚忻然慕乎

陽高小尚 日汴眞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殁桓氏慮

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旌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嫠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段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

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爲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爲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

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貢其宗將省其主家者爲州助敎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壹專也惠善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方愨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誄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陳澔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澔曰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諡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諡也

臣按元世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諡是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旣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臣按先儒言諡曰類當爲誄謂誄而諡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

上賜云

尹焞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淉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臣按謚法損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者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諡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諡法有春秋諡法有齊諡有令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扈晃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諡法而釋以已說而各為之法也其說

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爲古今異宜
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
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
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
莒人滅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充姦回黷逆謚之以荒固爲幸矣而武帝
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爲

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丞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尚書卞壼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旣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郄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乎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冠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一二臣之賻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

有貽譏不足以爲勸沮

北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改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狄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畤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武后殺忠良之罪諡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諡之爲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加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諡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飭行可不謹哉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常謚不當

故栢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謚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愈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㨿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

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參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恢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

謚忠温彥博謚恭此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巳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

竦者豈易克當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雖謚之以正不足掩竦之惡而適傷國家之至公耳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爲正蓋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爲竦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其後光薨卒得是謚眞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塟祭之禮執中位爲

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理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有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自宰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

正典禮之失以爲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爲臣子者生前所爲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十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爲世教之助蓋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黷於所好而自敗其彝典何不思之深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修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爲謚議曰公爲聖世賢臣一世學者所師

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眞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

諱改文忠忠言者以爲楊意巨儒旣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臣按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恭自姚廣孝等

官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于恩賜然臣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
後有應得謚者未恩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
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

右編

六曹類

禮曹

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董仲舒郊祀對）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

其席藁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匡衡議　郊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幷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
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
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

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劉歆毀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
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
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
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
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
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
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晉武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穎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徵上議

祖不隆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 師丹立廟議共皇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

愍懷兄弟不得各爲一世也

唐中宗回位則武氏身歿廟毀感虛廟毀

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賀循惠懷廟制迭毀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間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請七宗以宗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奉禮郎張齊賢上議

有唐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豈異乎殷周之本禼稷也禼稷與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張齊賢議始祖廟

昭成皇后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

祔睿宗室又欲祔明皇后升祔爲貞節上奏

睿宗於太祔升也

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太廟別置官屬。陳貞節蘇獻皇后配廟

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奏睿宗繼高宗、則昭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兇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

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曾晉哉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迁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陳貞節論兄弟入廟

[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復孝敬廟爲義宗將作大匠韋湊上言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典，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敎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

韋湊駁義宗廟號書

唐德宗朝位列玄宗肅宗既祔至遷獻懿三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禘祫使于休烈議獻[illegible]廟等[illegible]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

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許祖南向睿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下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祔傳上上言

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曰、令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　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

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則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違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違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

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太祖之迪

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祖
稷不重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
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
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
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
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
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
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
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

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
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
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
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
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
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
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
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
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
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

進瀛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
非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
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
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
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
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
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
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
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
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

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綰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

陳京論祖宗祧廟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常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緫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眞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 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 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

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如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奇獻章懿之明證 歐陽修 等上議四后祫饗

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眞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

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
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　歐陽修論郭后影殿建
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
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
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祀至重萬世不遷
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
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
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
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
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明堂配祭東

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錢公輔論明堂配

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王安石議僖祖祧遷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祀、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祀、此豈先王之禮而

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絶嚳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爲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其言曰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嚳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詩也其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乃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嚳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嚳者臣亦未敢取以爲信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

引節候許
僖祖非矣
節候原在
西留後南
宋自傳前
樂考

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爲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爲始祖。臣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遽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

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若以得姓者爲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臣今欲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孫固議僖祖祧遷

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

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幷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

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

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
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
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
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
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
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惲等皆
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勑曰凡所祠享必
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
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
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祇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

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

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敗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嘗祭於圜丘此何議也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

未有六年一事天者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丘異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欲以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遣官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有

漢元成毀祖宗廟改郊位自是何其怵於災眚軾以此動主聽矣

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矣貼黃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蘇軾圜丘合祭

議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則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 蘇軾請復用皇祐典禮。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

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遵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謂遵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恐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朱熹論四廟祧主

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

難退而致位以先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

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

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主之恥也

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

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

不得告寧而羣臣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故藉田

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

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陳忠復奏

武服制故事附

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

詔中外服附皇太子議士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僕士張薦祥議予吉甫議

重、唯行右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禮、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耶。質又奏議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人公門變服、令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令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士之於父母、體異而情均、太子奉君

[illegible]

父之日遠。報毋之日少。恐使失令名哉。率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後詣問質賢以為雖不能備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率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期則抑家承慈質臣丁至行惟心與服內外宜稱令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壹衰於內臣詞言行於外而服其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日皇太子服期餘喪官初用朕意暢留等請貞觀晉故事至論也等論太子期服

伏覩睢親宅被火災者二、廣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頻，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絕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

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頗當

令之未備、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楊約乞酌古今議服紀之禮）

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期、不妨宴樂、臣切非之、（蘇軾乞以魏王喪罷秋宴）

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程頤論除喪不可置燕）

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爲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識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古者再期而太

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變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祔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蘇軾論喪服儉葬

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牵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寔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練紗淺黃之服朱熹乞討論喪服

漢成帝營起昌陵數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

年不戚復遂臨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若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已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

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劉向諫起昌陵疏

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為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號為甒。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劉敞乞固辭徽號

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

漢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以為殷後上書

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讓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王珪等議

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鑕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晝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梅福請封孔子爲殷後書

雖朝士大夫畏嫌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

人耳目炳然，豈可掩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葢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議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

司馬光論夏竦不當謚文正

臣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葢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葢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

遐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鄙、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司馬光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

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

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
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
匱故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
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
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
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
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觀射父論重黎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illegible]建元年六[illegible][illegible]月

洛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申豐論雨雹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議、甚、奇、偉、文、亦、而、畢、

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矣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

不當立與嘗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不及貢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董仲舒火災對

陛下至德仁厚哀憫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憂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使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纖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薄。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勑使昭然知本

漢成帝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曰昔周岐山崩山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殿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不能已復上奏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劉向上星孛等奏

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至今輿議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寖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切遷

歐陽大學知此可存以戒

老君寧肯御兵賚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

大命既傾煎功併弃今朱能所爲頗似王鉷等事孫真

論天

書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

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麐麕身

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麐大麃牛

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驎如馬一角不

角者麟即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

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

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

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麒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爲四
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改元年漢名
有閣太平之瑞莫大于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
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
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即朝廷殆爲蠻夷所
詐。曆造論 麒麟
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
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
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
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

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司馬光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

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但不當有薄食之變也（王巖叟論月食）